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

十四

文將使者謂將曰今夜須去君若不去
今夜來取你頭齊將驚怕烟車後還也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
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倭
邪也而能歸季孫傳左雖使甘蘇騁說彼必與之較辯不至恐
懼而逃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殫反害無用之人也苟有一術
猶能為國興利除害矧乃明智鍊才其為大益豈可棄邪

大才不可小用

莊子逍遙今天聚牛聚郭音呂之反徐李音其大若天之雲
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小大各貴能用

莊子前同惠子德謂莊子曰魏王惠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司馬云實中以盛水水疑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
瓢則瓠下郭反司馬音落簡文云瓠落吾為其無用而培
擊方指反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
徐字

倫反李司馬云龜手文如龜文也又云如車李翁也統音為事

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本或作伎謀曰我世世

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乎一

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

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

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

小大各有所施

說苑叢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舡人救之舡人
曰子若舡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泝乎惠子曰
二若履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家

蒙如未視之狗耳

大器無施不可

揚子

子君

或問航不漿衝不聲有諸

李軌曰樓航不槳

曰有之或

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

司馬光言有大器者不願小節

曰斯械也君子不械

械器也○光曰器械適於用君子明道无流不可

人才以識賞而增重

劉子頡昔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日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願子一顧請獻牛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自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為驚駘今成馱馱也由人莫之賞求有為之顧盼者也夫樟木盤根鉤枝瘦節蠹皮輪菌擁腫則眾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為殿堂塗以丹漆畫為黼藻則百辟矧士莫不顧盼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為之容也

用以適時

劉子

解牛適俗所須朱汗暑龍無所用巧苟垂世務雖

有妙術歸於無用○莊子

朱平音漫

未曰未學屠龍於支離

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者三絕句崔云用千金則上句至家字斲

才貴適中

莊子山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才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真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何地不生才

說苑七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

有中形外

文子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

自治者不從人

管子語管子曰魚鼈之不食餌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

才以用而見

刻鳳翔雲方知其巧

劉子知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鷄見其首者名曰鷄鷄皆嘗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翻煙發翻一翥翻翔雲搏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

干將用而方知其銳

劉子天不用干將矣以知其銳也不引烏號矣以知其勁也表

有和木鳥每日在其上鳴因名之鳥弓也

才見於用則能否不可欺

韓非子六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貴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才以用而貴不用而賤

劉子言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

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木以用而不免

祖梨橘柚果疏以有實而剝奪

莊子世間夫祖側加梨橘柚果疏之屬實熟則剝則碎大枝折小枝泚烈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有用傷也

楸栢桑以材而夭

莊子世間宋有荆氏地名一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時掌者一兩手曰拱求狙狝之反以狝者斬之李一云欲以極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音如字又者斬之又屋檉也七圍八圍崔云八尺富商之家求禪音傍薄剛者斬之司馬彪云棺之全禪傍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山木以有用自寇

莊子離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文章技能皆身之累

莊子應帝虎豹之文來由李一云虎豹以皮有文猿狙之使賦有音疾執殽音來李音理之狗來籍司馬云籍繩也田庚見此

水木龜蛇以有用自累

墨子甘井近竭招木近代靈龜近灼神蛇近暴

才以無用而全

樗以無用獲全

莊子逍遙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音拳徐音曲而不中去声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如字反也莊子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

謂反又音乎無為其側道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室者
宗律首皇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社櫟以無用而得壽

莊子人開匠石之齊至乎曲轅道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絮反也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具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
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
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
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漏言反液津也以為
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
見胡夢曰女將惡乎平比子哉若將比子於文木邪凡可用
夫祖反梨橋袖果力之厲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
枝泚思列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
播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自用且子求無所可用以矣

幾音死乃今得之今匠石明之為子大用為
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絕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占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
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自來寄耳非此以為不知己者託屬
也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己者託屬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亦終不
言幾音機

木以不材至大

莊子洞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
茫其所賴陰音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
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
則軸解如而不可以為棺槨反其葉則口爛而為傷
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
於此其大也

牛豚以白額亢鼻為大祥

莊子同故解買古賈佳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
痔病者不可以適河然後政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知巫祝於此亦所以為不祥也此
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以病終其天年

莊子同支離疏者不全兒疏其名也願隱於齊有高於頂脊曲
也會活古活外反撮紆外反指天善也古者醫在頭中樂曲頤低枝
也醫指五管在上李願云管喻也五也兩解為臂控鍼也治解
衣司馬云流衣足以餬口鼓篋初革反又音類司馬云鼓篋也
也播精簡知米音一音精在云精精精下卦占北也足以食十人上徵武
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持其无用故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
疾不受功沒故上與病者粟則受一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
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才智用不用之異

犧樽溝斷雖不同而失性則一

莊子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上音養又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
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淮南子真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鑲之以剖劍剖劍也則者
成文章金尊也然其斷在溝中一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
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

求用於不用之時猶既陳之芻狗

莊子運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李云曾太曰以夫子之行
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
狗季云結芻為之未陳也盛音以篋衍也巾以文繡尸祝齋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草取而爨之而

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街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
且數 音 寐 音 焉 郭云發弃之物於時无用則更到它族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
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昧邪 郭曰此皆絕聖弃智之意耳无
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 郭曰此皆絕聖弃智之意耳无
時用也時過而不弃即為
民好所以四橋故之端也

齊時之才雖賤可貴

物能濟用雖賤可貴

鷓冠子 賤生於無用若中流失舵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
物然

無用之材非所當用

塵飯塗羹可戲而不可食

韓非子 蘇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戲
然至日晚必歸饑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夫稱上
古之傳頌辯而不惑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
而不可以為治也

物如無用雖寶何為

淮南 蘇 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瓊瑜糞土也

金瓠不能激矢

抱朴子 瓊瓶瑤楫無涉川之用金瓠玉弦無激矢之能

箕舌不能別味

抱朴子 鋸齒不能啜醫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聽聲

瓦甃不能療於飢

抱朴子 土飯瓦甃不能療於飢

田仲堅瓠

韓非子 蘇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王之
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
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

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
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無以自見

抱朴子 浮警息音未別於衆石

求賢

堯舜求賢以自精

家語賢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
宗也神明之主也

求賢不可求同乎已

淮南子懈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
或以亂非自道也求同乎已者也已未必賢而求與已同者而
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舜則可使桀度堯則猶以升量石也

不必過求

淮南子俗

夫待驥馮飛兔而駕之

驥馮良馬飛兔其子馮也 則世

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

捨近求遠

尸子境內之傑不愛而求邦外之士

致賢

垂爵賞以致之

荀子道人主欲得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
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得之之
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
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
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

欲致賢才當去尊貴之色

孔叢子陳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

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

穆王周昭王之孫名滿祭公謀父字也吾欲

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

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九

後

選用門

觀人

以龜兆觀三大夫

家語物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二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一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

觀人之方

曾子歸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矣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事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昏也喜之而觀其不踰也飲之而觀其有當也是故臨事而不票者鮮不濟矣

論人有要

管子法凡論人有要論人行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大士不矜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矜者滿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滿也則制之矜者細之屬也矜者細也九論人而遠古者无高士焉高士以順考士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士焉智士必知古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无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愚士無道之時其業以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无賢士焉賢士以修實而成名

管仲見易牙不愛其子而知其不愛於公

管子稱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以其不從故也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丞嬰兒之未嘗於是丞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父必務時為事也蓋虛不長蓋謂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其務為蓋虛者其奸情然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以行之行所長之性其不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焉意也言三士之忠比日為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

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謂有乃復四子者勳甚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一室之中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行有兵難故國之道塗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各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社書社降下於食將不得矣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我見長遠死者无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接素幘以暴首而絕覆幘所以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楊門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虫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又見韓非子單襄公見晉厲公之容聽二卻之語而知其將亂

國語謂柯陵之會在晉成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視遠望步高也晉卻錡見其語犯犯犯卻擊見其語迂迂於人於人卻至見其

語伐虢也其齊國佐見其語蓋也國佐者魯國歸父之子同武子也蓋者盡其心以善惡察之也

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二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見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

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日以定躄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日以

義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躄而足不步目其必異矣目躄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

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能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躄也曰足高曰棄其德人君若此則

言爽曰反其信爽也聽淫也目離其名夫目以亂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口以庇信庇覆也信以聽名

者也事之所由別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也既燼變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為喪

字之誤也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上大夫也復有五人高位寔疾顛顛者危也厚味寔腊

毒厚味寔腊也腊者燥也今郤伯之語犯叔适季伐也譚也李犯則陵人适則誣人伐則掩人掩人者有是寵也而益之

以三然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焉者於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咎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言也

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及受其福德已用有德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張羅也其利淫矣

流之若何晉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二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在魯成十八年

單襄公觀國武子好盡言而知其將見殺

見前

九徵可以觀不肖之人

九徵可以觀不肖之人

九徵可以觀不肖之人

九徵可以觀不肖之人

莊子海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簡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或作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子孟孫以放廢觀西巴

韓非子喻子孟孫猶得虜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虜答曰予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刃虜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臨事可以觀人

鷓冠子天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事

言言不可可以觀人

孔叢子魏衛出公略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間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與舜已且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臨之賢則已之聰且明也君苟付可付射之射如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觀人在德不在貌

孔叢子魏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幣於君之境內齊君其從齊君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眉非彼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八尺冒乃八彩寶聖舜身脩八尺有奇八尺面頰無

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望視猶若或
秀肝背後亦聖關蚡不以鬚眉美鬚為梅也人之賢聖在德豈
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
及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鬚之不茂也

同前

孔叢子繼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稷焉王曰稷
容貌陋民不敬管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才也君王問
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二尺面狀與齊國上下莫不宗焉
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內訥
然其相晉國晉國以盛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繼文子晉國中
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然如不出口諸其口所至晉國晉國中
士七十有餘家生不及利死不屬其家此其為有德者也訥音
楚以稷駁形方諸二子猶采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為
屠商者身脩八尺鬚眉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
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之
之故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

知其姓名何曰屠商者王曰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稷為
臨淄宰

外貌不可以觀人

連叢子太中大夫鮑音曰鮑音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躄貌
亢疏色厲矜莊儀容水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
或性么靜不與俗竟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
撓者是為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
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
取實乎子豐曰執辭後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
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偽
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功成矣即所謂寬柔
內思不報無道之強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存高氣亢
矣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復非強者
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

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新
強名乎哉

得於眉睫之間

莊子 吾見若肩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

為祿而仕者不能成政

說苑 齊景公曰吾聞高繆與夫人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
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繆與嬰為兒
弟又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各以其事觀之有若白黑

荀子 古之人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
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
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壓重愚不得
以謀知是以萬全不過也故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
文指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無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
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
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謂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
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

觀人之法

淮南子 觀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
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
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知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
節則人情備矣

文中子 子曰富觀其所與所與如精質則貧觀其所取
利則於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窮觀其所為
為善則生為惡則死

觀大節可以知細故

淮南子 觀孔子辭廩登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

觀小可以知大

淮南子 聞孫叔敖決期之水而淮雲委之野莊王知其

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辨擊劇而勞佚齊辨次第也擊劇次第羅
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各同楚固知其可以為兵主也
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說死制宅名字足以觀士

觀大可以知小

揚子謂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謂馬光曰賢人能為人所不能必有以勝乎衆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謂馬光曰聖人能以人所不能取法

善觀者如風胡之別刃

劉子謂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刃謂胡是秦時孫陽之相馬騶

觀立朝必於平日

文中子謂子曰觀貧賤而不攝可以富貴矣謂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謂交游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觀友可知其人

管子謂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

觀人三節

整隅子謂三節之以重寶而貪廉之心明矣謂試之以美色則邪正之目定矣謂加以威勢則勇怯之氣著矣

一節不可以觀人

劉子謂馬有驥之一毛不可謂之驥龍有蛇之一鱗不可謂之蛇

文章不可以觀人

子家子謂士之賢否於文章上未可見而於利欲上最易見

論人

論士當以其才不當以地勢

子華子謂子華子謂晏子曰今之齊之執事者植黨與而護其所同謂已前而排孤始嬰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使公不能禁也謂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以為儀則廐無走馬矣謂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儀則篋無陣城矣謂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

勢也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

可與左右小人論君子

韓非子論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所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賢矣
不可以一而廢百

淮南子繡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僻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孝者之有過而非孝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谷不食以一蹟之難足不行或也
王通以二荀為二仁

中說淵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好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字攸或字文荀

文中子論姚義賈瓊薛收董

中說嗣子謂姚義可與交友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劉

文中子論温大雅魏徵程元實威重常

中說輒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知貧賤而不驕魏徵能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乱出羞言實實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

人不可以驟論

抱朴子 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篡奪也相如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

量人

不可以淺量人

抱朴子 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倚頓之富不可以無藍宿慶之醜而謂無南威西施之美

管仲知齊國之君子小人

管子誠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
 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
 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
 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謂其惡也
 其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隱朋可朋
 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謂其識也誠則孰可管仲對曰隱朋可朋
 仁以用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者謂之良
 性雖正服以善勝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
 家有所不知其必則朋乎謂其必也若幾勝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且
 明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
 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謂其不大仁
 也哉其朋乎謂其不謹時也謂其不或有大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
 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公又問曰不幸而失
 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瞿已乎
 瞿已乎謂其不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而實實無之為人也好善
 容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
 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寧何也謂其不言四子皆以是
 之國其不結解也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
 其能也實實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謂其不孫在之為人也
 也能事而不能以足息謂其不孫在之為人也
 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謂其不孫在之為人也
 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屈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
 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
 朋以為夷吾苦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謂其不言四子皆以是
 以辨知未幾也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嗙嗙且暮欲齧我狼而
 不使也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謂其不

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公又問曰不幸而失
 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瞿已乎
 瞿已乎謂其不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而實實無之為人也好善
 容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
 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寧何也謂其不言四子皆以是
 之國其不結解也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
 其能也實實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謂其不孫在之為人也
 也能事而不能以足息謂其不孫在之為人也
 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謂其不孫在之為人也
 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屈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
 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
 朋以為夷吾苦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謂其不言四子皆以是
 以辨知未幾也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嗙嗙且暮欲齧我狼而
 不使也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謂其不

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如謂以木車狗取音為義則同家也言易牙終能立國滅家此不當使以真去之也

管子又言曰比郭有狗嗥嗥曰喜欲齧我狼而不使也今夫豎

刀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

有狗嗥嗥曰喜欲齧我家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

乘之六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

開方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刀因其殺群吏而立公

則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

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刀因其殺群吏而立公

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葬宋襄公率諸侯

以伐齊戰于虧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桓公立四

穆公觀百里奚牧牛而知其為君子

說死解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

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

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

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今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

坐公大說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

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

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

不辭再拜而受

簡子內省而外知人

說死解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為

止簡主曰重安子在後吏曰此二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

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

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

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

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吾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志

行潦非難也大聖之与大佞難也宋成曰夫大聖之與大佞難也世莫詳辨故周公未說於
流言仲尼猶辨於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影響人罕察識
故胡亥也終昧於高之奸德宗也不悟屢犯之邪人生百慎之
○吳秘曰若周公忠勤而被嗚呼能參以似者為无難宋成曰
道小機淺故易知○吳秘曰為乎人之難知也若能參之以其
似者則无難矣若周公伊尹之平也豈為不利也王莽元從之
也○光曰則下參以抵見抵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

未試先知

劉子知孔方謹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製影而迅足之
勢固已見矣薛燭秦人為吳之賞劍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輕羽
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吠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文種
王大夫蠡見文種從門前過蠡於狗竇中吠又種之曰狗當吠
人說蠡以我為人知車至蠡門入內而拜蠡薦為越王左相
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鮑龍是賢人堯之知舜不違桑
陰堯嘗于舜於舜之陰為舜語於桑樹下樹陰不文王之知
呂望不以求目眉映好子步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
賢聖觀察未待成功而知之也

劉子知見其材而知其巧者是王尔之知公輸也鳳成而知其
巧者是衆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賢者是堯之知禹也有
功而知其賢者是衆人之知禹也

區別人才

優劣不分

孔叢子對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国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
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
乎荅曰鸞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故
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其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
不逮也言謀知金與而其所

賢愚不分

韓非子 夫差智太宰嚭而禹子啓故滅於越



左右必自擇

家語官孔子曰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

選士失之貧

文子仕老子曰相馬失之瘦相去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厨骨膏音不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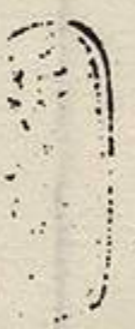
治國當先擇佐

傅子立大厦者先擇匠而後闢材治國者先擇佐而後定民

裁國當知索人

鶡冠子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九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

後

選用門

鮑叔

鮑叔自謂不如夷吾者五

管子曰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棟桷也棟所操以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鼓擊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管仲歸齊皆鮑叔之力

管子曰桓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群臣戮以拘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而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

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言魯也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齊與魯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言齊也鮑叔受而哭之三舉言三舉也施伯從而笑之言施伯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侈賢人言賢人也其智稱言智也賢以自成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言魯敗也魯而勝齊是言魯勝齊也其功也故於齊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言人事也魯而勝齊是言魯勝齊也其功也故於齊言魯勝齊也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言無後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言勤管仲也功勤而勞其君也願以顯其功言顯其功也必予之言必予之也顯其功將何如是言顯其功將何如是也有得力死之功言有得力死之功也猶尚可加也言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言顯生之功也將何如是言顯生之功將何如是也德以貳君也言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言昭管仲之德也鮑叔之知不是失也言鮑叔之知不是失也至於堂阜之上言至於堂阜之上也堂阜鮑叔夜而浴之三言堂阜鮑叔夜而浴之三也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認纓捷言管仲認纓捷也使人操斧而立其後言使人操斧而立其後也公辭齊三然後退之言公辭齊三然後退之也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公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也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言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也

管仲自以不如五子而薦之

管子曰夷吾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開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言大行也使大行言使大行也擊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聚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牖言牧牖也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

一不如然五子各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德則夷
吾所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公
曰善

管仲不卒知己之鮑叔而卒隰朋

列子命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
之甚不可復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
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
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欲以己善齊物使之理國
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其得罪於
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
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隗其不若黃帝而哀
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
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問
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勿已則隰朋可然
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管子

祁奚自舉其子

國語謂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
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今遊有
鄉廛有所好幸而不戲其壯也強志而用命此謂未守業而不淫業所幸其冠也二十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柔仁
也緩而鎮定大事能安也言善有直質而無流心流非義不變
也非上不卒卒勳也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臣請薦
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此謂能擇父也公使祁午為軍尉歿平
公軍無秕政也也

祁奚坦舉其可

新序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
曰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卒解狐又問孰可
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

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善矣稱其讎不為詭立其子不為比

祁奚不以讎而不薦子羔

說苑經晉文公問於祁奚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祁奚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祁奚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者

犯曰薦子者公也然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趙武外卒不避仇內卒不避子

韓非子外儲中牟無今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武對曰戰之有體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問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卒不避讎內卒不避子

知薦賢之人可知所薦之人

韓非子外儲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曰中牟有士曰中章

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若何不卒之王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一中大夫示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

樹人不可不擇

韓非子外儲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人皆為公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二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挽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陳餘薦子魚於陳涉

孔叢子獨子魚居魏與張耳陳餘相善且餘魏之名士也秦滅

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
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
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琪檄以
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出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
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
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
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
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
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大師諮
度焉

薦賢為賢

劉子薦賢管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
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問進賢為賢非賢為
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問二子有所不肖也進賢之美
逾身之賢矧復抑賢者乎故黔息碎首以明百里比郭刎頸以
申晏嬰比郭擢家無不以養親是子其分與之也子無子之建明晏
惟子無子之建明晏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顯展禽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弘
不引董生汲黯將為妬賢虞丘不見叔敖樊姬賤為不肖東閭
不達髦士後行不正於路歸東閭者東閭先生曾相齊侯坐事
於此東閭曰吾位至合鼎不能伸技一人為國入寶不如能獻
賢獻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非薦不舉

劉子薦賢夫連城之壁壑影荆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
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堂者蓋人為
之幸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者蠹材於幽岫腐智於柴單者蓋
人不能自薦未有為之幸也古人竟幸所知爭引其類才苟適
治不問世胄智苟能謀奚妨批行昔時人君拔奇於囚虜擢能

於屠販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避雖身受進賢之賞名有不朽之芳

山濤密薦

文中子天叔恬曰名類文中子之弟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

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
密矣

進賢

五阻去而後賢智來

說苑謂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
旁一阻也言便事者不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
後見察三阻也訛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
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傑並興賢智來處五阻不去則
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

臣以進賢為賢

說苑莊子責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

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責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
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邪用力為
賢邪子責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
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又見家語

進師友者上進守職祿者次

說苑桓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
約鎮董席如此者其軻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
紙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
田子方曰子與吾鄉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
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二十歲故至
於此時以開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輿之厚
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兵起而西河之外寧靜無令
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
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

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
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
孫亭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
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
之臣也何以至魏國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
者亦賢也子之五大夫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有人則國不負

說苑魏文威王游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曰
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辜使臣得言其說王
曰諾對曰忌文卒由居子為西河而秦梁弱忌卒田介為南城
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文卒黔涿子為宜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
盛忌文由種首子為即墨而於齊足究忌卒比郭刀勤子為大
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卒比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
貧哉

齊桓公禮九九之薄能而四方之士並進

說苑魏文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
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
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
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
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
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
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
大也

盛德之士亂世之所疏所宜進用

說苑魏文湯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
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
不容眾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

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狂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田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貢士

諸侯三年一貢士

說苑辨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二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邑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己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愆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洛洛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取人

先信慈而後智能

家語備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治名當以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安無取啍啍啍啍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慈而後求智能焉不慈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適信而無智也後乃勿與也。又見荀子以辭以貌取人之失

家語子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夫子不以顏狀言辭容貌取人

家語五帝 孔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

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

有貌者未必賢

抱朴子

貌重豐美者不必賢形氣旺羸者不必愚

周生列子

伯樂相馬取之於疲聖人相士取之於踈

孔叢子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微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

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

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

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臣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

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尔君曰願聞先生所

以為賢者荅曰君將以名取士邪以實取士邪君曰必以實子

思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荅曰

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

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

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

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

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取士

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

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舉賢

齊威以三行舉人

管子臥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出不仕不仕則處不華華不

黜而友有少長則有少長為上舉全此三者得二為次得二

三者為上舉得一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不備應於父

兄難事賢多故能多行此二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

官人

質世官少

傅子出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
百周三百

錄功而予官則人莫敢索

韓非子外儲左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
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
患焉

吏而登仕非古

中說事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阮地
禮晉史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古者士
已非服之以各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授德
登平仕王命為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

審官

試於軍而有功者舉試於官而事治者用

管子明法明主之擇賢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
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攻
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墨
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試故
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
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
自舉也

官制

古者以雲龍為紀官

家語辨類郊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管子人叔孫
列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長
此雲如其名也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太昊也其義一
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
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

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鄒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濫爵

南郭濫吹一一聽則逃

韓非子納諸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纒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

後

